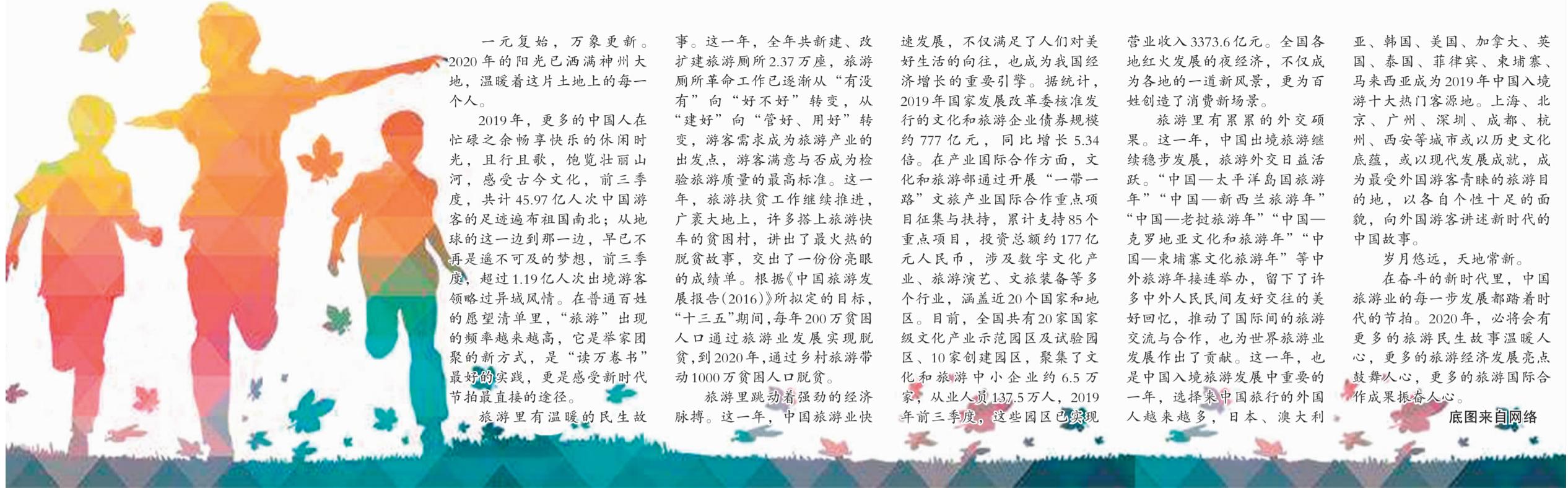


2020, 带着美好出发

尹婕

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2020年的阳光已洒满神州大地，温暖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

2019年，更多的中国人在忙碌之余畅享快乐的休闲时光，且行且歌，饱览壮丽山河，感受古今文化，前三季度，共计45.97亿人次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祖国南北；从地球的这一边到那一边，早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前三季度，超过1.19亿人次出境游客领略过异域风情。在普通百姓的愿望清单里，“旅游”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它是举家团聚的新方式，是“读万卷书”最好的实践，更是感受新时代节拍最直接的途径。

旅游里有温暖的民生故

事。这一年，全年共新建、改扩建旅游厕所2.37万座，旅游厕所革命工作已逐渐从“有没有”向“好不好”转变，从“建好”向“管好、用好”转变，游客需求成为旅游产业的出发点，游客满意度是否成为检验旅游质量的最高标准。这一年，旅游扶贫工作继续推进，广袤大地上，许多搭上旅游快车的贫困村，讲出了最火热的脱贫故事，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。根据《中国旅游发展报告(2016)》所拟定的目标，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每年200万贫困人口通过旅游业发展实现脱贫，到2020年，通过乡村旅游带动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。

旅游里跳动着强劲的经济脉搏。这一年，中国旅游业快

速发展，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据统计，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发行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债券规模约777亿元，同比增长5.34倍。在产业国际合作方面，文化和旅游部通过开展“一带一路”文旅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征集与扶持，累计支持85个重点项目，投资总额约177亿元人民币，涉及数字文化产业、旅游演艺、文旅装备等多个行业，涵盖近20个国家和地区。目前，全国共有20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及试验区、10家创建园区，聚集了文化和旅游中小企业约6.5万家，从业人员137.5万人，2019年前三季度，这些园区已实现

营业收入3373.6亿元。全国各地红火发展的夜经济，不仅成为各地的一道新风景，更为百姓创造了消费新场景。旅游里有累累的外交硕果。这一年，中国出境旅游继续稳步发展，旅游外交日益活跃。“中国—太平洋岛国旅游年”“中国—新西兰旅游年”“中国—老挝旅游年”“中国—克罗地亚文化和旅游年”“中国—柬埔寨文化旅游年”等中外旅游年接连举办，留下了许多中外人民民间友好交往的美好回忆，推动了国际间的旅游交流与合作，也为世界旅游业发展作出了贡献。这一年，也是中国人入境旅游发展中重要的一年，选择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，日本、澳大利

亚、韩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成为2019年中国入境游十大热门客源地。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杭州、西安等城市或以历史文化底蕴，或以现代发展成就，成为最受外国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，以各自个性十足的面貌，向外国游客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。

岁月悠远，天地常新。

在奋斗的新时代里，中国旅游业的每一步发展都踏着时代的节拍。2020年，必将会有更多的旅游民生故事温暖人心，更多的旅游经济发展亮点鼓舞人心，更多的旅游国际合作成果振奋人心。

底图来自网络

终南山上紫贝菜

管弦



“老子西游，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，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。”尹喜迎接老子的那片土地上，就蓬勃生长着紫贝菜，它低调而昂首地，遥遥呼应着那天上飘来的祥瑞紫云，暗示着吉祥征兆的成语“紫气东来”由此而来。

盛放在这样的吉境内，紫贝菜是多么好啊。好运会随着紫贝菜而来。我俯身仔细抚摸着紫贝菜的叶和茎，这有着菊科类植物特殊清香的草儿，因为背面呈紫色，又名紫背菜。不过，我觉得用紫贝菜更有美感，贝是有介壳软体动物的总称，也引申为“一面”之意，紫贝菜即有紫色一面呢。它性味甘辛偏凉，可以炒

食、开汤，有强身健体之功能。

当年，尹喜将老子迎入官舍，拜为老师，诚心侍奉。住了上百天后，尹喜又以生病为由辞去关令一职，复迎老子归至楼观本宅，斋戒问道，并请老子著书，以惠后世。仰观俯察、莫不洞澈、隐德行仁、不行俗礼的尹喜，还懂得紫贝菜的玄妙，他把紫贝菜也带至楼观台栽种。紫贝菜又极合人愿，它很好养活，随意摘下茎上的一支嫩梢，插入泥土中就可以存活，生长速度也很快。紫贝菜长成后，尹喜也会采摘一些，洗净折断，和米煮成粥，请老子食用。

老子在楼观台写了一篇5000字左右的专门讲“道”和“德”的文章，还

在楼观台南面高岗处筑台授经。后来，人们把老子写的这篇文章印成书，书名叫《老子》，又叫《道德经》，再把老子说经的高台称为“说经台”。著书授经后，老子便骑着青牛、沿着长有紫贝菜的道路，继续向西。

海拔580米的说经台便成了令人景仰的地方。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说经台》诗中有这样的描绘：“此台一揽秦川小，不待传经意已空。”立在说经台上，放眼望去，那一个幽深的旷谷林海里，夹杂着清冽的山野气息。紫贝菜深藏其中，和所有的花草树木一起，静静地绽放。一轮又一轮的春夏秋冬，一日复一日的明月清风，让这一片亘古的宁静，成为永恒的风景。

得到老子所授经法和《道德经》后，尹喜精修至道，著书《关尹子》九篇，大力弘扬道德二经，成为道教祖师之一。后人对尹喜的思想，作了这样的概括：“华章九篇入百子，经文五千诵道德。”楼观台也得到人们盛赞：“关中河山百二，以终南为最胜；终南千峰耸翠，以楼观为最佳。”

穿越千百年，我和紫贝菜互相注视。这从远古走来的半野生的蔬菜儿啊，汲取了无数精华。它的叶儿，依然留有老子和尹喜目光的温度，它的根儿，也依然延续着老子和尹喜心灵的深度。它随风而喜，随雨而静，随遇而安，这也宛若道教文化，那朴素、清澈、随意的姿态里，藏着的是深刻、坚定、隽永的内涵。

云雾在山岭间飘移沉浮，紫贝菜也像一盆刚刚煮好的大米饭，将清纯的香气袭向天地。我的眼前，赫然出现了一条宽广大道，紫贝菜正跳跃其中，摇曳出幸运的光华。

图为秦岭风光。 窦翊明摄

蒋元明文图

江阴的“一张名片”

西横街四十九号

刘半农、刘天华、刘北茂三兄弟被称为“刘氏三杰”。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，鲁迅称赞“他活泼，勇敢，很打了几次大仗”，在文化、文学和诗歌方面都有杰出贡献。刘天华精通琵琶、小提琴和二胡，创作了10首二胡独奏曲、47首二胡练习曲，结束了中国二胡没有独奏曲的历史，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。刘北茂继承二哥的事业，也成为一代音乐大师。

江苏省江阴市西横街49号，就是刘氏三兄弟的故居。

初冬时节，我们一行人从北京乘坐高铁前往江阴，参加书写刘氏三兄弟的传记文学《流风》(作者胡美凤)的研讨会。我的前排坐着一位老人，一路聚精会神地捧读《流风》。别人告诉我，他就是刘北茂之子——刘育熙，他子承父业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，已是81岁高龄，随身还带着一把小提琴。

江阴西横街49号，坐西朝东，前后二进十间三庭院，周围的房屋都拆了，修成大道和广场，只留了这座古民居，十分显眼。

参加研讨会的各方来宾一进故居大门，刘育熙教授就当仁不让地当起



讲解员，他神情并茂，讲到动情处禁不住呜咽。堂屋上方有一块匾，匾上三个大字“思夏堂”。刘教授说，那是他大伯父刘半农亲笔书写，为了纪念老祖母夏氏。

刘家多灾多难。刘半农的曾祖父刘荣虽然是个读书人，置了一处住宅，也有两个儿子，但小儿子少年时就夭折了，大儿子刘汉虽然成家却未生子；刘荣、刘汉父子又双双死于兵荒马乱，刘家只剩一个年轻寡妇夏氏。夏氏如果改嫁，这一门也就绝了。夏氏并没听从娘家人改嫁的主意，而是选择了留守。她去孩子多的穷人家领养了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冬天又从小河冰上捡回一个被遗弃的女婴，组成新的家庭。

夏氏很有智慧。一个女人用什么来养育两个苦孩子？她请人把前院几间房装修一新，开了一个书馆，请有学问的先生来坐堂教书，收的学生管吃管住，正好也自己的儿子读书；待儿子长大后，就在家当教书先生。这样不但解决了家庭生活来源，刘家的根和文脉都接上了。夏氏真不愧是刘家的大恩人，大功臣！

刘半农的祖母夏氏过世后，没几年，刘氏三兄弟的父母也相继故去，家里欠下一屁股债，讨债的人堵上门，命运将刘家逼到困境。立足未稳的刘半农只好一个人拉扯两个弟弟，后来两个哥哥刘半农、刘天华抚养一个弟弟刘北茂。这样的家庭状况，三兄弟能顺顺当当长大成人已是不易。

我一边参观，一边听讲解，也一边梳理：夏氏这种博大的母爱对后代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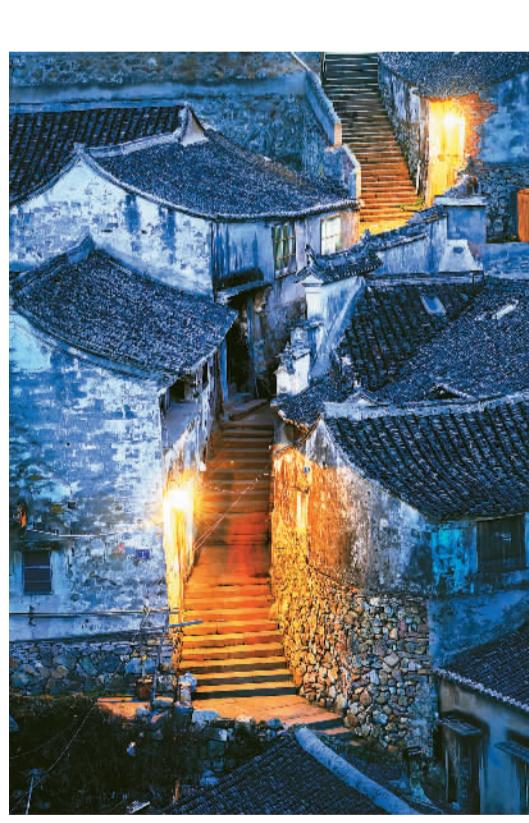
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好的家风就是一种财富，而且可以传承，能“富”几代。

艰难岁月里，哥哥刘半农就主动担负起家庭重任，抚养兄弟，不管自己多苦多累，也要让弟弟们上学读书，直到成立家业。小弟刘北茂，先是大嫂在家抚养；大嫂随大哥定居上海后，二嫂接班养育他。两位嫂子，有自己的家，有自己的儿女，凭什么还要管小叔子，而且还要像对自己的儿子那样去照顾他、关爱他？凭的就是老祖母夏氏的榜样力量！大嫂二嫂会想，当年老祖母独自一人竭尽全力地把两个非亲非故的孩子抚养成人，我们拉扯的是自己丈夫的亲兄弟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！“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”的中国传统家风，在刘家得到了发扬光大！

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。”良好的家风传承，刘家三兄弟一个不落下，全走进人杰之列。家风是一种家族文化，家族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翌日，《流风》作品研讨会隆重举行，我作了刘氏家风对后人成长发展影响的发言；随后，《文艺报》于2019年11月13日刊载了这篇评论。刘育熙读了，除感谢之外，特意邀请我去观看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。

图为江阴的刘氏三兄弟故居。



鲜活的石浦

包德贵

繁衍

生长与传承。

循着屋弄里窄窄的石阶，到三湾路右拐，不久就到石浦老街，那里封存着渔港石浦过往的模样。

海边不缺石头，石浦也是。整条老街，包括从老街分岔的条条小弄小巷，都用石阶、石板铺砌，就山依势，曲折蜿蜒，梯级递升。这些石头，有人工铺设的，也有的本身就是山岩一部分，根据地形路貌，被巧妙组合到石径里；有的被雕凿得规整平顺又棱角分明，有的则圆润，让人清晰看

到岁月留下的痕迹。老街宽三五米不等，长二三百米，主要分三段，依次是碗行街、中街、后街。商铺都是传统的木结构板壁门窗，壁基用条石块砌起，以阻隔雨水对木壁的侵袭；岁月把木板染成烟灰色，咸腥的风在裂开的板壁缝隙间进出晃悠。屋檐从街的两边披下来，遮挡了部分日月光阴，也把天空遮得修长狭窄。

碗行街就是做碗生意的吧。把碗行置于老街入口部位，古人自有考量。碗，是易碎品，在古人眼里，更是贵重生活用品。从“饭碗”一词的寓意可见国人对碗的器重，它不仅是个吃饭用具，更是一个人处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的保障。古时交通运输大多依赖水路。从地理上看，石浦亲水临港，全城建在沿港的山冈岭坡上，老街“龙首”直接与海湾接触，正是为了装卸货物便捷。碗行的伙计们从靠埠的商船上卸下一摞摞用草绳捆扎的碗碟，搬入碗行铺柜；逛完老街的人们在碗行街顺手捎几个碗具回家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如今，碗行街已不再具有碗行功能，但街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瓮城位于碗行街与中街之间，是石浦旧城海防遗址的一部分，始建于明洪武年间，用于抵御倭寇与海盗的进犯袭扰，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城墙巍然矗立，高冷险峻。因少有阳光照射，城内石壁潮湿，许多地方爬满青苔。瓮城是城门的第二道门，两道门之间形成一个高深的方形天井，城门一旦进入此门，就将形成“瓮中捉鳖”的态势。瓮城以西的中街、后

街等山谷部位为内城，一墙之隔的碗行街及沿海部分为外城。倭寇海盗来犯时，居城外人家得不到保护。所以，明清时期，城墙事实上也成为石浦富裕、贫瘠两阶层的分水岭，有钱有势人家纷纷往城内迁，反之则只好屈就城外，听天由命。时代不同，而今，城外沿海地带，一座现代化石浦新城巍然崛起，城内老街成为保护区，是人们旅游逸兴、寄托乡愁的地方。

过了瓮城，就是中街、内城了，街道两侧，老字号商铺林立，钱庄、绸庄、药店等集中于此。我们看到了宏章绸庄手工制作的数百种绸缎中国盘扣、源生钱庄挂在墙上任由行人拨拉的大算盘、大背春药店窗外方便异性间取药的吊篮等，耕海牧渔则实景反映了传统捕鱼捉蟹的场景，让人感觉如同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。

老街每隔几间铺面，就有一横清幽的石头小巷岔出，把一堵堵马头墙和一个个青砖黛瓦的民宅院落牵连起来；每隔50米就有一堵高矗入天际的封火墙，与翘起的屋檐、层层叠的马头墙一起，成为古城又一天际线。

老街两侧墙上挂着一个个大小不等、用来做花盆的贝壳，里面长出一棵棵翠生生的绿植和鲜艳艳的花朵，头顶屋檐间飘着一盏盏惟妙惟肖的各色鱼灯，让人恍若置身海底世界。石浦老街行世近7个世纪，却依然像刚刚上岸的鱼获一样鲜活。那些老店铺、民宅依然有伙计在经营，有屋主在生活。

图为石浦镇。 杨忠华 摄